閱史郄視

附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閱史郰視

附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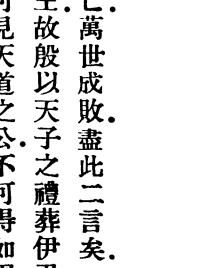
李　塍著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閱史郎視

閱史郄視卷一

清　蠡縣李　塨著



太公告武王曰．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萬世成敗．盡此二言矣．伊尹、周公．德宜有天下者也．而屈於太甲、成王．故殷以天子之禮葬伊尹．周以天子之禮祔周公．非過分也．宜也．且周公葬成周而天變．葬畢而安．此可見天道之公．不可得如周公之私情也．盡心欲以自居者．伊尹、周公之道也．而不敢以臣子待之者．殷后周王之道也．道各自盡而已矣．（據尚書．風雷之變在公未歿之時．乃居東之日耳．故成王迎之．今乃以史記爲據云．）

魯桓公少．國人立隱公而奉之．後桓長．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讒公於桓公而弒之．吁．可畏哉．君子之心．常恕常厚．小人之心．必險必刻．故君子每陰爲小人所害而不知．彼見事之有利也．則欲以言啗我．見我之有怒於人也．則嫁我以起釁．君子雖立心有準．不聽其辭．然未必不以彼爲愛我也．或以腹心告之矣．即不然．而未必惡之也．即惡之．而未必防之也．嗟乎．禍莫深於此矣．我不爲利．則彼言者爲利矣．我不害人．則彼之嫁我者害人矣．彼之險刻肯居此貪名耶．不畏所害之人知而怨之耶．勢必反害我之事．而起人之釁以害我．故挑我以利者．即加我以害者也．嫁我以害人者．即嫁人以害我者也．君子如有權焉．必斬除此輩．無權．則婉詞以謝之．細心

以防之可也

孟嘗君待客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已遣使獻遺存問其親戚眞一時之雄哉曹孟德詩云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三復讀之有餘味矣

于文定公曰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懼其聾於官也蓋凡人有大器者於小事多不精察小事精察者多不能臨大事故晉文駕羊曾子種米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前衡在後夫以數數米鹽之察不可以居大位而況君人者乎然此爲好事瑣小者言耳若夫用兵者必盡曉兵之事而後可以用兵督農者必盡曉農之事而後可以督農至他經濟亦然又不可以不嫻細小爲辭自居於迂疏也

田單遇老人涉淄而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曰單之施於人將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變也左右顧無人堂下有貫珠者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曰汝以爲何如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單有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說鄭小同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入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師疑而鴆之合觀二事可以知人之私語不當聽人之私書不當啓矣然使貫珠者不以聞對則身必死小同以見對或尙可生亦可以得待奸雄之道矣故隰斯彌不伐樹王羲之臥處大吐其智矣哉

石建奏事上前卽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而禮之此亦獲君之一法也觀

漢文召馮唐讓曰公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可以觀矣然職司諫垣者又不可以此爲例

英布奉命歸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悔。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蓋布雄傑暴鷙。可以富貴邀者也。故簡於禮。以消其暴鷙之氣。厚以恩。以收其雄傑之心。若以此待淮陰。則大不可。築壇具禮。拜於上座。又是一番作用。知此可知高祖之將將矣。可知駕御英雄之道矣。

淮陰胯下之辱。固少年無識。亦必淮陰之驕情銳狀有以致之也。夫英忽傲大之氣。最足以誤事。非閱歷不能平。非挫折不能降。圮下之履。市上之胯。其磨礪英雄等耳。宜淮陰之既爲楚王而壯之哉。然淮陰葅醢。卒以傲致之。則有愧於胯下者不尚多歟。

班史刑法志曰。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漢官儀曰。高祖定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易祓曰。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衞士調之郡國。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林駰曰。漢制。南軍衞宮。衞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衞兵衞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衞也。如衞士令丞。諸屯衞侯。則皆兵衞也。是衞也。非南軍守宮之衞乎。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衞如八校胡騎。則是募兵而衞。是衞也。非北軍護京之衞乎。此南北軍之制也。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衞士。二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陣。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爲庶人。就田里。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

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如淳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代行者也過更者亦以錢雇直不行者輸之縣官以給代者也蘇軾曰漢出征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事已則復其初其餘發兵散見於史者有發關東輕銳士及郡國三百石吏能騎射者從軍有發殊死罪以下從軍後漢宿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補羽林郎比三百石百一十八人此漢之軍制大略可考者如此大抵猶有周秦之遺也遷固不知志兵遂使一代戎制無從詳考可慨也哉

漢吏皆言守某治察得其績乃爲眞事亦可法

季孫意如每有所居必葺其牆垣而後行辟宣思省吏職下至財用筆硯皆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郭有道逆旅居停必灑掃而行岳鵬舉宿兵造食臨行令士滌濯其什器故王五公嘗教我小事克勤謂小事皆有次第節奏然後大事可爲也

漢高擊韓信還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槨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重之厚之如此士眞樂爲死矣

漢高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亙九嶷爲長沙諸侯北境周帀三垂外接外國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

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然當時不聞供億之缺。至於文帝粟紅貫朽。後世版圖一歸天子。賦租及於錙銖。而每憂不足。可以觀矣。可以思矣。（所以然者。備多而費廣也。）

周之支費浮於漢。以什一三十一見之。此中有大得失大機括在焉。（亦由七國以來殺人多而戶口少。）

漢宣帝追尊悼考爲皇考。立寢廟。宋儒非之。非也。張永嘉繼統不繼嗣之說。乃千載不易之定論。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爲本生父母。不問親疏。皆齊衰不杖期。則雖繼嗣如漢哀帝、宋英宗。亦當異於諸王。致其特尊之典。但不可追稱皇耳。至光武崛起中興。而不追尊南頓。更失之矣。張文升曰。興獻入廟稱宗。而竟居武宗之上。則不可也。

鼂錯說文帝令民入粟於邊。受爵免罪。邊食可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則貴粟務農。天下安富。上從其言。公私皆足。此雖非聖王之政。若但加以虛爵。免其輕罪。亦後世蓄積之善術也。而今納粟入監以折色。則非昔人本意矣。（近則更成弊藪矣。然使用以救荒。猶爲有實濟。）

伍被知淮南謀叛之無幸。乃不引退。卒與其禍。是智而不勇者也。

賈長沙勸文帝乘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謙讓未遑。復上疏言諸國皆已強大。皇太子所恃者。梁王無後。惟淮陽、代二國耳。（文帝三子。）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大。比諸侯僅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擕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

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此二世之利也。（言文帝及太子嗣位。）文帝乃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卒以禦七國之變。使當時不從誼言。不立梁王、吳、楚直趨洛陽。鉦鼓震於長安。雖有亞夫。勝敗正未可知耳。嗚呼。行誼之次策。猶足以定大難。若此。則誼不惟漢之鉅儒。亦漢之元勳也。乃不得與絳、灌比功。惜哉。

平七國之功。長沙第一。條侯次之。

長沙眼界識見。高出漢人以上。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阨。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穀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河決。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賢哉。不亦宜乎。而鄭君不名故君。尤可嘉焉。

李廣素恨霸陵尉辱。拜右北平太守。請與俱。至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振旅撫師。以征不服。怒形則千里慴。威震則萬物伏。夫報忿以除害。損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

之指哉。武帝御將。蕩佚不規常法。皆此類。所以北掃南平。東漸西被也。後人尾尾文法。何當焉。

孔光諫輒削草藁。有所薦。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不泄如是。可以法矣。

漢官廩祿。皆月給之。半錢半穀。制誠善也。

宋梟患涼州寇暴。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蓋勳諫以爲不急。靜難之術。徒取笑朝廷。果如其言。宋、明之儒。見多與宋梟類。陸秀夫於倥傯敗亡之秋。猶日進大學衍義。與陳敗而講老子。梁亡而談苦空。不同一可笑也哉。

韓信謂漢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者。非項王耶。爲人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慈愛。憫人疾病。然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耳。項王雄伯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無不殘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取。馬援對隗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荀彧、郭嘉謂曹操曰。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

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愒。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惟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遜。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爲虛美。士之忠直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卹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此武勝也。合而觀之。帝王英雄成敗得失之機。瞭然目中矣。

光武既息兵革。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有一。民真得息肩矣。

昆陽之戰。勢如壓卵。光武謀共拒禦諸將。各欲分散。光武乃笑而起。尤來賊攻光武。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嗤。當此天動地岅之時。而談笑應之。眞人傑也。諸將策立更始。劉伯升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宗室相攻。議且稱王以號令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從之。如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稱帝未晚。此千古圖中與者之所當知也。明末諸藩惟不此之知也。故粵與閩浙自鬬於穴中。而王師得以乘其敝。

劉秀擊銅馬。吳漢將突騎來會。悉上兵簿於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若是則韓、彭之禍奚至焉。

朱鮪降。光武封爲扶溝侯。夫舉大事者不忌小怨。光武所言。自是大略耳。然司徒之仇。當不反兵而鬬者。小云乎哉。孫策別袁術行。收兵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彊。大略哉。蕭望之案劾殺韓延壽。馬融代疏殺李固。千載有餘恨矣。二子烏可稱哉。望之眞庸人鄙夫耳。本無可稱。若扶風者。又進退失據者也。孔融才疏意廣。高談可玩。而誦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自理甚疏。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況所任又多剽輕小才耶。

李翼爲兗州刺史。司馬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曰。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爲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爲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乃止死。智哉荀氏也。人生在世。而無同生死之人。以之處患難顚沛之秋。其寄存幸耳。

曹公徵劉曄。蔣濟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至亭傳。輒謀進見效論之具。曄獨臥不言。人怪之。曄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此言有至理。徵機非上智不知也。及進見。曹公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公每和悅。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公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公。公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揖坐說也。公探見其心。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曄以腹心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一夜數十至。觀古人心腹之得君乃如此。彼媟媟婞然者何以爲哉。曄所謂遠言。蓋舜禹之事耳。故以腹心任之也。

陳壽志不惟略。亦不知經濟。不能使一代興亂之機。昭然紙上。大抵當時曹魏之政。傷於苛虐。魏略載郡

被書錄寡婦或有已相配嫁皆錄奪嫗泣道路又記他書載將民妻女與士其好者入宮故張悌言其刑煩役重諸葛孔明言陷赤子於豺狼陳羣言天下人民不過文景時一大郡則享國之不永宜哉且待宗於太薄亦大失策也

魏取天下之策得十之三四而守則全無焉晉取諸人之懷耳取守兩無可紀矣然晉祚尚延於魏則以其積澤於民較魏猶浮也

吳蜀之和也登壇歃血聲曹氏簒竊之罪告神示民中分天下使士民各知所歸此亦千古偏安者之一大興會也

魯子敬好奇節計天下將亂學擊劍騎射聚少年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生此狂兒後中州擾亂乃命其屬曰淮泗間非遺種之地惟江東可以避害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州騎追之不敢偪而還周瑜將數百人故過候并求資糧遂指三千斛一囷米與之一見孫權即建鼎足江東兼併荊楚分據帝王之策何其明也及後破曹瞞和關羽借元德地識見高出公瑾輩矣且營壘整肅令行禁止路不拾遺蓋才德俱勝之豪傑也

張溫清濁太明善惡太分孔明以爲敗廢之由然後知華而不實者怨之府也

世說云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說色惟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數外國人爲未洽公因便還過到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外國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外國人皆笑四坐

並歡。又晉陽秋曰。導接誘應會。少有牾者。雖疏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爲導所遇。同之舊暱。眞幹濟之宏才也。我之剛愎粗疏。其必以此爲師而後可。或者不免巧言令色之譏耶。以丞相下士。則可矣。非我輩所當學也。

觀六朝加九錫及禪授之文。語藻規模。如出一手。惜哉。

袁淑嘗詣彭城王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衮之歲。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並不知。李延壽誌之譏其淺陋。義康固非全材。此非其短也。帝王卿相之學。自有要領。不在廣覽博記間也。霍光、張安世不失爲楨幹。沈約、沈佺期不失爲邪佞。南北史才不逮古人。而學識亦愈下矣。

桂陽王休範自尋陽晝夜取道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已至新林。步上攻新亭壘。分遣杜墨蠡、丁文豪等直向朱雀門。戰勝入之。可謂迅雷疾電。知所向矣。乃以輕信僞降見殺。非戰之罪也。蕭道成之勝幸耳。

胡藩謂劉裕曰。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傳。一詠一談。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搢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爲公下也。嗚呼。毅之所長。乃幺麼腐儒自求滅亡之具耳。乃不以服人乎。後車其鑒之。

劉道和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亙時。未嘗倦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相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眞近古之人豪哉。王崑繩聞予言曰。穆

之固奇才。然非經理天下之大道也。君相要務。在知人善任使而已。事事自爲。亦何爲者。且因此而有矜才競勝之心。則愈僨厥事矣。此論固可補予言之未備也。

謝靈運狂妄人耳。何足以言學。且已仕宋矣。而曰襲勝李業。然乎哉。然乎哉。

南史宋齊以後。文人武士浪得虛名者。皆所謂小有才而未聞大道之人也。其覆敗者十之八九。非不幸也。

覽王、謝諸子弟傳。不終篇卽知其必敗。既而果然。乃知放誕風流之習。可以敗國。可以殺身也。而當時皆欽以爲才望。國家安得不亂哉。嗚呼。何鄧之禍。至五代而極。不惟無三代之英。併漢室人物。望之如在雲端矣。蓋讀史必先得一代大勢。方可論古。五代之速亡。非僅五代之罪也。自魏、晉以來。習尙氣勢。驅迸而前。如頹波之東下。潰散顚倒。所必至也。極則必反。至唐而變矣。

佛教雖自漢明入中華。然當時士大夫崇奉之者。百無一二。至晉。惟北朝時信崇之。南朝亦尙未聞。迄宋、齊後而漸盛矣。蓋邪教必盛於亂世也。

柳元景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此亦戰之一道也。

梁武臨雍州。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多伐材竹。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旨。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船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衆軍將發。諸將須櫓甚多。僧珍乃出所具。每船付二張。亦智矣。

南史所載隱逸傳。如劉慧斐、顧歡輩。惑溺佛老。比比而是。乃俱以隱逸稱之。學衰道廢。於斯極矣。

陳後主之敗。江總、孔範諸狎客致之也。詩文之無用。而且以亡人國也甚矣。

漢史外國傳無信佛者。至南北史而外國始多佞佛者矣。乃知治亂之相尋。邪正之相勝。中外一耳。

史有紀傳而無表誌。則當時之天文地理。兵刑禮樂。缺焉泯焉。何以考其治亂乎。不可以言史矣。

高賀六渾軍士有盜殺驢者。應死。弗殺。將至幷州決之。明日戰奔西軍。告賀六渾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幾不免。此以知軍法言賞不過時。罰不踰刻。萬世宜遵也。

高洋猖狂淫賊。近古未之有也。眞非人類矣。至後主高緯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鬬雞亦號開府。一時紆青拖紫者。與狗馬仝班。亦汗顏哉。

梁中宗蕭詧不入於南史。以繼梁朝之統。乃入於北史。以備周附庸之數。何哉。

李延壽筆削史文。多有點金成鐵處。爲馮夢禎所標甚多。至尤難通句。屢曰某人性好釋學。夫佞佛乃由性生也哉。異矣。

李崇爲兗州刺史。村置一樓。樓置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禽送。此合鄉兵以弭盜之策也。然其妙在四面諸村各伏要路。今乃合圍聚守。與賊死角。非策矣。

高洋、苻生等傳。人不可以不觀。觀之則遭亂世而貪位慕祿之心息矣。

爾朱榮令侯深討韓樓。配衆甚少。或以爲言。榮曰。深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深遂廣張軍聲。率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遇賊帥陳周馬步萬餘。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深曰。我兵少。不可力戰。須爲計以離隙之。深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內應。遂遁走。追禽之。榮又言。爾朱兆雖勇。所將不過三千。多則亂。此以知人才有長短。用者不可一絲紊也。

誦讀詩文。非聖賢之學也。而人君效之。更速其敗。梁主繹將降魏。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或問何意。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嗟乎。讀書萬卷。正當有今日耳。且繹並不知文武之道爲何如者。而猥云盡何也。周官周禮。禮樂兵農。可以易亂爲治。易危爲安。昭昭可行也。有教之日讀書而不知爲政者乎。有教之敵兵臨城猶口占爲詩君臣倡和者乎。徒以書爲文武之道。此文武之道所以亡也。

隋煬幸榆林。內史令元壽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鐘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周法尚曰。不然。兵亙千里。動間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宜結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姓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外出奮擊。車爲壁壘。重設句陳。此外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固。乃牢固萬全之策也。隋煬曰。善。誠善也哉。

閱史郄視卷二

唐高祖以有道伐無道、湯武之會也、乃聽裴寂、殷開山邪說、準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尊煬帝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自蹈簒逆之罪、不學無術、莫甚於此。

國家有事求助於外兵、是飲鴆毒以療惡瘡也、唐之中葉、借兵回紇、土番、可鑒已。高祖命劉文靖請兵突厥、私謂曰、彼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聊借之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蓋策在鼓行而西、使晉陽無內顧之憂而已、又突厥送馬千匹互市、高祖擇善者止市其半、將士請以私錢市其餘馬、高祖曰、彼饒馬而多利、其來將不止、恐汝不能市、此等識見、眞英主也。

唐太宗曰、俗云、生日可嘉樂、於吾之情、翻成感思、君臨天下、而追求侍養、永不可得、泣下數行、羣臣皆掩泣、其言甚是、至於明皇之千秋節、肅宗之地平天成節、加以侈大之名、非禮也、且唐至五代、皆命緇黃講經設齋、甚者令羣臣赴僧寺齋會、共崇邪害治、不已甚乎、王欽若册府元龜誕聖一則、不記太宗之語、而記此等事、小人之無識如此、（生日節於義理毫無所據、時俗相沿、不可理禁、賢者有所不免矣、）

天下有一法卽有一弊、惟在權其弊之輕重何如耳、周行封建、其亡也以封建、漢重郡縣、其亡也以郡縣、唐有藩鎭、其亡也以藩鎭、秦、宋、明去封建、輕郡縣、無藩鎭、其亡也、遂以匹夫矣、周弱於封建、而實延數百年之命於封建、漢亡於郡縣、而亦延數十年之命於郡縣、唐亡於藩鎭、而亦延數十年之命於藩鎭、固不

若秦、宋、明之一敗塗地。厥然而盡也。孔子曰。先有司。一邑且然。況天下乎。天下之權。必欲總攬於一人。究之一人亦不能總攬。徒使天下之事。善不即賞。惡不即誅。兵以需而敗。機以緩而失。政以掣肘而無成。平時則簿書雜沓。資猾吏上下之手。亂時則文移延遲。啓奸雄跳梁之謀而已矣。此郡縣之權太輕。陳龍川所以竊歎也。宋與金之將亡也。乃議封建藩鎮。余謂今日者封建即難驟復。而郡縣之權。必宜如漢故事。使之得專生殺人。使之得操兵柄。使之有事直達天子。祇數年遣官一巡視。而不復設監司以彈壓之。然後郡縣之勢強。郡縣之勢強。則朝廷強矣。

朝廷者。天下之首也。天下者。朝廷之腹背四肢也。世有腹背四肢疲病。而元首康安者乎。秦始皇以私智取天下。恐天下之叛也。遂削兵壞城。誅豪俊。坑儒生。爲弱天下之謀。而不知其亡也忽焉。何者。腹背四肢病。而元首亦隨之以亡也。嗚呼。愚矣。道德齊禮。則民不忍爲逆。樂樂利利。則民不肯爲逆。講武練兵。即猝有逆者而衆可以拒禦。可以削平。亦何必鰓鰓焉弱之哉。沿而後世。唐、宋、明以文藝取士。士坐老於章句間。文且爲虛。武益不問。而士弱矣。承平之後。不行古田獵之法。以時練兵。而兵弱矣。兵民分而民不知兵。而民弱矣。宋忌將得士心。明中葉以下。文尊武卑。而將弱矣。郡縣之權太輕。有事不得專決。而官弱矣。士弱。兵弱。民弱。將弱。官弱。而天下俱弱矣。朝廷安得而不削亡也哉。嗚呼。君民一體也。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予曰。天下強。君孰與不強。百姓不強。君孰與強。

李衞公言史官鮮克知兵。故兵制不傳。余覽漢史以至南北朝。良然。至唐書乃專誌兵。則歐陽諸公之識。

可謂卓越前人矣。王崑繩曰。唐書亦第載其制耳。兵法之不知。自若也。

武嶷增父在母服。韋庶人增出母服。盧履冰褚無量力諫其非。有大識也夫。

封建郡縣。柳陸諸人議各不同。唐史論云。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平論亦至論也。

讀魏文貞諫章。及病革與太宗涕泣相對之語。不禁爲之泫然淚下不自止云。

李納遣使至汴。劉元佐盛飾女子進之。厚餽遺。皆得其陰謀。此所謂干戈起於衽席也。

唐自南詔入寇蜀。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李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爲蠻有。始韋皐招來南詔。復嶲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皐啓戎資盜。養成癰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剔千里。蕩無子遺。今瘢痍尚新。非痛革弊。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運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僞。盡知之。又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獞耄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中。由是器械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驚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仗義城。以制大度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捷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邛崍關。徙嶲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制。歲抄運內粟

巂、瞻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轉卬雅粟。以十月爲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遠民乃安。於是二蠻寢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西番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固。東北由索囊領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番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入者也。德裕既得之。卽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牛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爲恨。夫唐相自李絳、裴度而後。可人意者。惟李文饒一人而已。乃以黨邪制之。惜哉。

儉之自下則涓滴。儉之自上則邱山。開元、天寶中。宮嬪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侈靡可想見矣。

劉士安曰。善救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名言也。

唐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受言之防壅蔽如此。貞觀之治所以盛也。

平蔡之役。非李光顏苦戰疾鬬。重致洄曲之兵。則李元直不能成夜半之績。非李元直示弱招降。能速雪夜之入。則李光顏亦未必卽奏蕩平之功。二公者。各擅其長以交相成者也。

馬燧、字洵美。與諸兄學。輟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詎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後卒如其志。功成。與李晟皆在朝。每晏樂恩賜。使者相銜於道。兩家日出無鼓鐘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

曰今日何不舉樂二公有濟四海之功其享受也固宜
崔鄘治虢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蒞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惡俗非用威莫能治知變如此可與言政矣
王君廙入朝李道元寓書房元齡君廙素與道元隙發其書不識草字疑謀已遂反道元坐是流巂州夫以一書而成大禍如此則凡事體重大與嫌疑當避者皆不可輕用草書亦涉世者所當知也
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古人之防奢戒侈乃如是哉
傅奕一生斥佛集魏晉以來與佛議駁者爲高識篇請除佛法臨終猶戒子習六經拒妖胡又嘗上疏欲變虐隋制度與作禮樂又請簡省簿書則其抱負經濟不止天文占驗而已也然以高祖之賢不能新典章以太宗之賢且以崇佛法而傅公遂不能究其用矣病未嘗問醫忽酣臥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卽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則其言固有所憾也夫
蘇定方謂裴行儉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畀以術後行儉在西陲屢立奇功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番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番叛渙方熾敬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卽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定也帝因詔行儉册送波斯王且爲安西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礫晝昏導者迷將士飢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人

以方漢貳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趨召都支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屯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齎襲遮匐獲遮匐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幷言都支已禽狀遮匐乃降悉俘至京師刻石碎葉城以紀功是行也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夷與班超陳湯先後並烈有非宋明所可及者然後知作天下事必有竅得其竅則功易成行儉能平都支其才也而立波斯王其竅也後之志於功名者亦尋其竅而已

裴行儉以爲士先器識後文藝譏王勃等浮躁衒露非享爵祿之器千古名言也

齊澣諫寵王毛仲且言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及出餞麻察因道諫諍察素奸佻遽言狀明皇怒召澣入曰卿尚疑朕不密而反告察謂何貶高州良德丞澣之淺暗固不足道然亦可見居官涉世如履風波如對敵國出語交人不可不愼之又愼也孔光不答溫室樹善矣然士必伏處沈深有素而後當路有成不則平居道聽塗說輕浮淺露當大任未有不敗者

姚元之初見明皇先設事以堅其意陽不解帝怪之因跪奏十事范希文初見仁宗問以治道恍恐不知所對退而上四事二人高下可以見矣

李德昭返唐之功狄梁公之流亞也至於吉頊人固可訾而以計說張易之兄弟使返中宗更爲得竅矣魏元忠從盩厔江融學兵盡其術後上封事謂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夫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其言剴切可爲萬世取人者龜鑑而後人覆轍相尋謂之何哉

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沈既濟奏議以爲則天當稱后不宜曰上中宗宜稱帝不宜曰廬陵王且則天僭革唐步今以周廟唐列爲帝紀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敍年製紀乃居其下方之蹐僪是謂不智宜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至太后名氏才藝崩葬日月則入皇后傳乃爲得宜予謂武氏不可入帝紀亦不可入皇后傳別立纂逆傳可也

張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若勁然蕭輗美可喜李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直道至宰相而喜輗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呼爲小友夫以子壽之賢而好佞吾輩可不悚然哉然佞固不可好而直拒之疏待之必至於有禍丁謂爲寇準拂鬚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大慚恨遂成讐隙故君子於佞人苟有權則屏諸四夷不則遠之而勿顯拒可也

韓思彥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韓琬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科王縉舉草澤文詞清麗科則唐取士之途亦尚多端矣

王曒上言。處降人河曲。後必內外表裏爲患。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繒。且言南方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其議甚是。友人張文升亦謂當遷降於南方柔脆之地。竄遠之鄉。然必使之漸染華風。久而自忘。乃爲長策。若如今之狪狪。尙異其服。習其教。獷悍難制。則又禍端也。

蘇定方父邕。當隋季。率里中數千人爲本部討賊。定方驍悍有氣決。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邕卒。代領其衆。破劇賊張金稱等。追北數十里。自是賊不舍境。鄉黨賴之。貞觀中。乃仕唐。爲匡道府折衝。卒成大將。此遭時團練鄉村者之榜樣也。

唐俗稱舉人爲覓舉。覓者。自求也。賤之也。謂時之緝綴小文名曰策學者。無實用也。今又謂之何哉。

宋璟挺挺二張間。固自跨厲百代。然天下事成於剛直廉峭之人少。成於宏襟偉抱之士多。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之計於狄文惠。答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使非平日天覆地載。賢奸全在駕御間。何能使之聽哉。後每以天性感動后。后悟。使人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文惠。語廬陵事。文惠敷陳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斯言也。一若還太子專爲文惠者。一若太子爲文惠之太子而還之者。至誠感人。乃能至是。千載下讀之。猶泫然交頤也。蓋誠至則惟行術亦誠也。故誠以術而入。術以誠而神。徒誠而愚。不可濟也。徒術而譎。不可爲也。事父母幾諫。幾卽術也。諫君有五。惟諷諫爲上。諷卽術也。孟子曰。仁術。其此之謂歟。

陸象先政尚仁恕。不事鞭扑。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治。千古名言也。

柳渾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賤。爲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偉哉斯言。卒爲唐名相。有以也夫。

魯炅守南陽。一年至斗米五十千。一鼠四百。賊不得剽亂江湖。張巡守睢陽。至殺愛妾以食。賊不得剽亂江、淮。皆扼衝要以成保障。唐中興之巨功也。

安祿山初反。高邈謀聲進生口。直取洛陽。無殺太原尹楊光翩。天下當未有知者。何千年亦勸令高秀巖以兵三萬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幽、夏、鄜、坊。使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二萬道雲中。取太原。圍弩士萬五千入蒲關。以動關中。勸祿山自將兵五萬梁河陽。取洛陽。使蔡希德、賈循以兵二萬絕海收淄青。以搖江、淮。則天下無復事矣。祿山不能用。及祿山據洛陽。李泌告肅宗。謂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眞、張忠志、阿史那承慶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蹙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留其兩京之路。陛下以所徵邊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攻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走。來春命建甯由塞北出。與光弼南北掎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此一策者。料天下事如在掌中。而唐亦不能用。天下事其敗於庸人蓋不少也。

錢牧齋譏言曰唐之方鎮始於肅宗夾河五十餘州更立迭奪或服或叛遂與唐相終始當安史之後河北已非唐有名爲方鎮實則羈縻元稹所謂五紀四宗容受隱忍豈得已哉李綱於靖康建議以爲唐之藩衞拱衞京師雖屢有變卒賴其力今莫若以太原眞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之許以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以資聲援金人何敢深入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例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宰執不可建橫海一軍以安撫使總之而藩鎮之議寢金自貞祐遷汴河北士人往往團結爲兵或爲羣盜苗道潤詣南京求官封宰相難其事王擴曰道潤得衆有功因而封之使自爲守策之上也今不許彼負其衆何所不可爲於是除道潤同知順天府軍節度使事遷中都路經略使前後撫定五十餘城道潤死靖安民代領其衆是後乃封建矣興定三年太原不守河北州縣不能自立議者以爲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地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惜焉於是乃封滄海河間恆山高陽易水晉陽平陽上黨東莒爲九公集創殘餓羸之餘以遏方張之敵上黨提孤軍闢府馬武名山以七州北捍者十二年恆山中叛復歸終始十八年元不能以一口吞河北金僅存而後亡者封建之力也房琯建分鎮討賊之議詔下祿山撫膺曰吾不得天下矣謀國者制置天下猶奕棋然從房琯之議可以救全局從王擴之議可以收殘局如其不然未有不推枰斂手坐視其全輸者也周之伐紂而歸也放牛歸馬蚌甲包戈乃示天下以休息耳其實田賦出兵蒐苗獮狩之法森然舉行何嘗去兵何嘗一日而忘兵耶唐之蕭俛段文昌者以兩河略定謀銷兵奏議密詔天下

有兵之處。每百人。一年限八人逃死。異哉。穆宗之時。豈銷兵之時哉。而逼人以逃。限人以死。自古亦未有如是之銷兵者也。腐儒愚謬之極。乃至此耶。宜天下之叛亂四起而不可制也。

五代之梁、晉。罪狀比肩。而石敬塘得罪天下尤甚。契丹册爲皇帝文曰。咨爾子晉王。予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眞留千古之笑罵也。

閱史郗視卷三

宋藝祖恢闊大略。已與漢高帝、唐太宗有閒。至太宗則又下矣。宜其終身不能混一宇內。而成一代闢茸之天下也。

太祖紀詔郡國令佐察民有孝弟力田。奇材異行。或文武可用者。遣詣闕下。又詔民五千戶舉孝弟彰聞德行純茂者一人。奇材異行。不拘此限。閣里郡國遞審連署以聞。仍爲治裝詣闕。不專以進士取人也。至太宗紀則無聞焉。規模之大小。此亦一斑也。

史官曰。宋自太宗幽州之敗。惡言兵矣。蓋統君臣朝野言之也。至眞宗與契丹和。遂欣然大赦天下。宋之不競也宜哉。

理宗教度宗甚嚴。而無救於亂亡者。則以講性命。事誦讀。所教者已失帝王之正學矣。（此恐未可厚非。當云徒事誦讀耳。）

趙保吉之死也。國危子弱。衆心未定。曹瑋請假精兵。出其不意。禽送闕下。復河南爲郡縣。此眞可乘之機也。朝議欲以恩致德明。抑而不許。元昊未叛前。其部落山遇者歸延州告其謀。時天章閣待制郭勸守延州。乃械錮還賊。示朝廷不疑之意。賊戮其族無遺類。由是西人怨懼。向化之心遂絕。宋人迂腐懦弱。遂至於此。可歎也哉。

三代最重田獵。所以習武備也。太宗不好獵。詔除有司行禮外。罷近甸游畋。五方所畜鷹犬並放之。臘日

但命諸王略畋近郊。而太祖五坊之職廢。宋之孱弱。有自來矣。

差役卽周之閭胥族師。漢之三老亭長也。東坡比唐之庸調。誤矣。差役變爲雇役。雇役變爲義役。蓋由有司貪虐。迫之奔役包糧。勢不得不然也。使如周、漢之法。皆用士人賢才。隆以官秩。何至若此哉。然如今之所謂士人。惟解讀書。不通世事。使之爲之。亦未了了。是必選舉學校皆復古制而後可也。（以讀書應事爲兩件。則不知所讀何書。亦風雲月露之陋而已矣。）

東漢時。選舉辟召。皆可以入仕。以鄉舉里選循序而進者。選舉也。以高材重名躐等而升者。辟召也。而辟召人尤榮之。如蔡邕辟司徒橋元府。周舉辟司徒李郃府。黃瓊五府俱辟。陳紀四府並命。孫寶爲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仕。寶以恩禮請文爲布衣交。文求受署爲掾。進見如賓禮。任延爲會稽都尉。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受。延遣功曹奉書記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遂署議曹祭酒。此法百世行之可也。乃至於隋。則海內一命之官。並出於朝廷。州郡不復辟署。唐仕者多由科目。而辟署亦時有之。其法不一。有既爲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於韓退之是也。有強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允之於石洪。溫造。張搏之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度之於柏耆。杜悰之於辛讜是也。劉貢父言。唐時諸侯自辟幕府之士。惟其才能。不問所從來。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取人之道猶廣。宋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長材屈於

短取比比而是迄明季則絕無此矣非科目無以得官非銓曹無以授職內外官難以獨理皆延請幕賓然非宿登仕版則雖極知其才能亦不能振拔以收其用法網愈密文墨愈嚴而奇才異能愈漏網而去矣

滕達道徹時爲范文正公館客常私就俠邪飲范病之一夕候其出徑坐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其至達道大醉竟入長揖問范公讀何書曰漢書復問漢高帝何如人范逡巡走入然則文正固宋室書生之雄也下此者不解矣

宋仁宗詔良民子弟或爲人誘隸軍籍自今兩月內父母訴官者還之此何說也夫古之爲兵者皆於齊民中選其材力出衆者使爲君父捍患禦災所以異而用之非所以困而苦之也漢選六郡良家子及郡國三百石吏爲兵猶有古意故漢兵最強今宋乃詔良民子弟不願爲軍者退還是以兵爲辱也示人以兵之苦也是爲兵者必皆不良之民而後可也誰復有樂荷干戈而爲君父敵愾者乎至明發罪人充軍是等征戍於流放宜人之惡而避之矣古有出罪人爲兵者蓋用其愧恥之心而開以洗滌之路使之踴躍殺敵耳豈因其有罪而置之死地也哉兩朝之兵孱皆士大夫創立法度者學術不明之過也

工虞水火堯舜相傳之治道也神宗命司馬光都大提舉修二股河工役呂公著言遣光相視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職待遇儒臣然則禹之四乘自輕耶舜之使禹賤之耶而胡爲乎諄諄於治水之功德必以天下讓之耶自此言出士之徒虛言而無實學者不惟不愧且以自高矣

咸平四年楊億上疏曰國家憂銓擬不允置審官之司慮議讞或濫設審刑之署恐命令或失建封駁之局臣以爲在於紀綱植立不在於琴瑟更張若辨論官材歸於相府卽審官之司可廢矣詳評刑辟屬於司寇卽審刑之署可去矣出納詔命關於給事中卽封駁之局可罷矣又言唐之盛時宮奉甚厚昔漢宣帝下詔云吏能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遂加吏奉今結髮登朝陳力就列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未嘗有百石之入不及周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僚之師長位莫崇焉月奉所及不及軍中千夫之帥豈稽古之意哉夫事不責所任而重置官是東坡所謂廐長增立而馬益癯者也官不厚其祿而望以廉是夏竦所謂衣食困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者也億之所陳固後世兩不可解之政也

宋太祖卽位申明周顯德三年之令課民種樹定民籍爲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梨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下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乏井者鄰伍爲鑿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滿第其課爲殿最又詔所在長吏諭民能廣植桑棗墾闢荒田者止輸舊租縣令佐能招徠使戶增田闢者議賞若風土不宜種藝者不須責課豐歲則諭民謹蓋藏節費用以備不虞民伐桑棗爲薪者罪之剝桑三工以上（宋制四十二尺爲一工）爲首者死從者流三千里不滿三工者減死配役從者徒明太祖勸民稼穡樹植之政亦甚詳悉則知帝王開國無不由於農事也豈獨成周而已哉

宋至治平年間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頃而賦租所不入者十居其七固見宋政之寬大而亦可知繼

亂之治墾荒爲第一要政也
東南水利自錢鏐而後南宋濬治甚悉宜其以半壁而禦北方一二百年無脫巾之患也然揚州古稱下下地之肥瘠豈不以其人哉
知袁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眞宗曰若是將盡廢耕農矣不許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租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今之爲絹者一倍折而爲錢再倍折而爲銀銀愈貴錢愈艱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後反爲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於罰今世之一條鞭曷不思及此哉
徽宗愛書畫修道觀采花石天下繹騷然佛道寺觀骨董圖畫糜財至鉅爲今時牢不可破之弊不知何時乃一洗而去之也
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皆行此制范質等憚宋祖英睿每事輒具劄子進呈曰如此庶盡稟承之力免妄庸之失坐論禮遂廢庸愎之人眞不可以爲宰相也
宋初西北相抗太祖注意於謀帥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洲韓令坤鎭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勳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鎭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鎭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爲爪牙軍事皆得便宜來朝必召對命坐厚爲讌賚由是邊臣能養死士爲間諜洞知敵情多致克捷蓋宋帝之雄才大略者惟藝祖藝祖

亡而天下不能混一矣。

許讓父唐值後唐季知契丹將擾邊白其父信曰今國政廢弛狄人乘釁而動朔易之民不卽去者必爲所虜信以厚資不樂他徙唐遂潛齎百金而南未幾石晉果以燕薊賂契丹唐歸路遂絕有識之士遇亂世而不能自遂父子阻越誠可歎也然保其宗嗣累世貴顯不蹈虎穴是則孝之大者矣。

孔道輔論王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狄青亦以得士心爲呂景初歐陽修等所論嗟乎選將者將選不得士心之人而用之耶宋人如三尺童子見一魁岸巨人則懼思號呼不待其怒搏也削也固宜。

小之敵大也以奇非奇則情見勢屈立致潰敗大之平小也以正非正則疏虞偶失坐損國威李藥師破突厥馬隆討樹機能皆以正兵是千古最知兵者宋之征元昊正當用此策方軌徐進來則抵戰去勿急追不求奇不爭利直逼其穴彼彈丸之地蟻子之衆烏能當之哉乃一時盈廷聚訟言攻言守毫無一是歐陽修贊王彥章尚悔西事不用奇用速文人之不知兵乃爾惟楊偕論八陣圖進神楯劈陣刀其法外環以車內比以楯王吉用之敗元昊於兔毛川頗得制之之道矣王崑繩曰奇正因敵變化不可方物烏能先定哉予曰然有方者所以用无方无方者乃所以成有方也。

太祖太宗既平天下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甲兵徵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所以盜賊敵國一發則跳梁莫禦良由貽謀之未善也。

顏習齋先生曰宋主以將得衆心而竊天下故銷將權去藩鎮一聞士心服將則懼而銷其位而不知將減兵弱遂至於積衰而喪亡也悲夫

元昊反張元爲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渭州累遷右騏驥使忠州刺史徙鄜延路知鄜州上疏曰舊制諸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餘官雖高止不過一路總管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皆兼本路分事不相統制凡有論議互報不全按唐總管統軍都統處置制置使各有副貳國朝亦有經略排陣使請約故事別置使名每路軍馬事止以三兩員領之又涇原一路自總管鈐轄都監巡檢及城砦所部六十餘所兵多者數千人少者才千人兵勢既分不足以當大敵若敵以萬人爲二十隊多張聲勢以綴我軍後以三五萬人大入奔突則何以支又比來主將與軍伍移易不定人馬強弱配屬未均今涇原正兵五萬弓箭手二萬鄜延正兵不減六七萬若能預爲團結明定節制選爲應援以逸待勞則烏合飢餒之衆豈能窺我淺深乎請下韓琦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馬步軍八千已上至萬人擇才位兼高者爲總領其下分爲三將一爲前鋒一爲策前鋒一爲後陣每將以使臣中佐三兩人分屯要害之地敵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應援宜令邊臣定法敵寇某所則某將爲先鋒某將出某所爲奇兵某將出某所爲聲援某城砦相近出敢戰死士某所設覆都同巡檢則各扼要害又令鄰路取某路出應仍潛用旗幟爲號昨劉平救延州前鋒陷賊者已二千騎平猶不知趙瑜步馬軍間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達趨塞門至高頭平路白馬報敵張青蓋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

瑜也。臣在山外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旗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爲引旗。若甲子日本軍相遇。則先見者張青旗。後見者以緋旗應之。此是干相生。其干相剋及支相生剋亦如之。蓋兵馬出入。晝則百步之外。不能相知。若不預爲之號。必誤軍事。國家承平日久。失於訓練。今每指揮。藝精者不過百餘人。餘皆瘦弱不可用。且官軍所恃者步軍與強弩耳。臣知渭州日。見廣勇軍彏弩者三百五十人。引一石二斗者僅百人。餘僅及七八斗。正欲閱習。時易爲力耳。臣以跳蹬弩試。皆不能張。閱習十餘日。裁得百餘人。又教以小坐法。亦十餘日。又教以帶甲小坐法。五十餘日始能服熟。若安前弊以應新敵。安有勝理。又兵官務張邊事。以媒進邀賞。劉平之敗。正由貪功輕進。鎮戎軍最近賊境。每報賊騎至。不問多寡。凡主兵者皆出。至邊壕。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埒。各不相下。若不出則恐得怯懦之罪。且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計其芻粟。一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馬高不及格。宜悉還坊監。止留十之三。餘以步兵代之。又比來禁衛隊長。由年勞換前班者。或爲諸司使副。白丁試武技。亦命以官。而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效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勸邊民。竊聞大帥議五路進帥。自用兵以來。屢出無功。若一旦深入。臣竊以爲未可也。山界部州城砦。距邊止二三百里。夏兵器甲雖精利。其戰鬬不及界山部族。而財糧又盡出山界。若十月後。令諸將分番出界。使夏人不得耕收。然後出步兵。負十日糧。人日給米一升。馬日給粟四升。草五分。賊界有草地。以半資放牧。亦可減輓運之半。王師既行。使喁厥囉及九姓回紇分制其後。必蕩覆巢穴。初元請乘驛入對。詔令手書上之。後多施用。又奏邊政失宜者十事。言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

器械不精或中敵詭計或自我貪功或前後左右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爲持權者所逼或因懦將所牽或人馬困飢而不能奮或山川險阻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致敗之由而爲之措置徒益兵馬未見勝術一也去春敵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慶不減十程去秋賊出鎮戎遠自鄜延發兵千里遠鬬銳氣已衰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旅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是謂不戰而自敵二也今鄜延副都總管許懷德兼管句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驛徑赴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鳳千里若發兵互援而山路險惡人馬之力已竭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罄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夫兵無節制一弊無奇正二弊無應援三弊士將不一四弊兵分勢弱五弊有此五弊雖百萬亦無益於事四也古之教習須三年而後成今之用兵已三年矣將帥之才執賢執愚攻守之術執得執失累年敗衂而居邊塞者未知何謀使更數年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饑饉加之以他寇則安危之策未知如何五也今言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即奏可或再詳究以聞或付有司前條方行後令即變胥史有鈔錄之勞官吏無商略之暇邊防軍政一無定制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當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旨如是則何必以大臣主事七也前河北用兵減冗官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員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部使臣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萬緡復有都大提舉

馬鋪器甲之類。諸州並募克敵、致勝、保捷、廣銳、宣毅等兵。久未曾團結訓練。但費軍廩。無益邊備。八也。今軍有手藝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之一。如延州諸將。不出即有兵二萬。除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止一萬五千。若有驚急。三日內不能團集。況四十里外便是敵境。一有奔突。何以備之。九也。陝西教集鄉兵。共十餘萬人。市井無賴。名掛尺籍。豈無姦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他日為患不細。十也。既而復請面陳利害。不報。觀此二疏。宋之朝議。宋之兵將。靡亂紛糾。如在目前。其不能制元昊也固宜。夫元昊地小兵寡。而以種世衡之計。遂殺野利兄弟。則其智略亦未必大過人。乃宋人無具坐恣橫逆。深可歎哉。

張元謀擊琉璃堡。使諜伏敵砦旁。草中見老羌方炙羊脾占吉凶。驚曰。明當有急兵。且趨避之。衆笑曰。漢兒皆藏頭膝間。何敢。元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夏人棄堡去。吁。宋人為小醜所輕笑如此。聞之能無汗顏乎。

元昊反時。一時材勇之士。未見有出狄武襄右者。為人愼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飢寒勞苦。雖敵猝犯。無一士敢後先者。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儂智高。謀一出。已賊既平。經營餘事。悉以諉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歎其勇。既而服其為人。自以為不如也。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武襄曰。安知非詐耶。甯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始交趾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於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趾為兵費。許賊平厚賞之。武襄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上奏曰。李德政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

橫跋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從之。眞大將材也。使西事專委此一人。而以如張玉、种世衡、張元者爲之偏裨。元昊可計日而平也。乃宋不能格外用人。而徒倚辦於龐籍、范仲淹、韓琦諸文臣。何能制敵之死命哉。

狄武襄之討儂智高也。未至廣西。鈐轄陳曙輒以步兵八千犯賊。潰於昆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武襄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幷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孫沔、余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蓋宋以文弱爲習。賞罰悠柔。將卒怠玩。何以制勝。武襄此一著。已得平賊之本矣。

王德用狄青之流也。青在元昊反時。名位尚未大著。德用則赫然有聞矣。乃自請討之。而朝廷不許。何也。

夏國主秉常被篡。滕甫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也。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何哉。

郭諮上平燕議曰。契丹之地。自瓦橋至古北口。地狹民少。自古北口至中原。屬奚契丹。自中原至慶州。道旁才七百餘家。蓋契丹疆土雖廣。人馬至少。儻或南牧。必率高麗、渤海、黑水女直室韋等國。其來既遠。其糧匱乏。臣聞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用兵之善計。又聞得敵自至者勝。先據便地者佚。以臣所見。請舉慶歷之策。合衆水於塘泊之北界。以限戎馬。然後以景德故事。頓兵自守。步卒十二萬。騎卒三萬。彊壯三萬。歲計糧餉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又傍河郡邑。可水運以給保州。然後以拒馬車三千。陷馬槍千五

百。獨轅弩三萬。分選五將。臣可以備其一。來則戰。去則勿追。幽州糧儲既少。敵不可久留。不半年間。當遁沙漠。則進兵斷古北口。砦松亭關。傳檄幽薊。燕南自定。且彼之所恃者。惟馬而已。但能多方致力。使馬不獲伸用。則敵可破。幽、燕可取。仁宗壯其言而不能用。夫宋以天下之全力而制一隅之契丹。苟使強將勁兵。各剳邊要。練卒裕糧。用車爲營。方軌徐進。得地守地。得城守城。彼兵寡財少。日不得暇。其何以支。不數年間。直抵沙漠。易易耳。乃宋人視之如猛虎毒蛇。不可嚮邇。不則欲決勝負於一朝。眞不知兵者也。

遼使蕭禧來議疆事。神宗詔問羣臣。韓琦上言。近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卹。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招高麗朝貢。契丹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取吐蕃之地建熙河。契丹必謂行將及我。二也。植榆柳於西山。制其蕃騎。三也。創團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臣謂如將官之類。宜因而罷之。以釋其疑。噫。荆公此數舉。頗強人意。而魏公乃欲罷之耶。蓋鰓鰓焉惟懼遼之敗盟而已矣。夫遼使之來也。宜告之曰。論疆界。非汝之利也。若正封疆。燕雲十六州。古豈汝有哉。遼人特故造事端。以震宋人耳。宋能自強。彼必不敢敗盟也。如其敗盟。我之訓甲練兵何爲者。正當聲罪致討。恢復先王疆宇。何爲罷我制敵之策。而求釋其疑耶。每閱靖康時朝臣謂用李綱非金人所喜。因罷李綱以謝金人。輒歎宋人恐懼顛倒。至於如此。奈何如魏公者乃已先有此種識見矣。又何怪於李邦彥之流乎。然荆公卒割東西七百里與遼。蓋亦不免於震懼矣。使神宗安所倚賴哉。

遼之視宋小矣夏益小矣當日情事譬如防風與侏儒持防風畏動侏儒好動防風遂不勝其擾而自困耳若使防風與侏儒一拳一腳或後或先不失節奏則侏儒奉頭抱腹號呼不暇矣尙敢偪彊哉然遼之於宋亦非好動也但以動嚇之而宋人遂倒矣異哉

寇準勸幸澶淵之策所謂相席行令也使在漢唐一將之任耳安事天子自出哉

神宗銳然有爲積財練兵意在刷恥一時才略之士若熊本蕭注陶弼林廣王韶等皆卓然立功戎間但宋朝一代氣習安於柔靡羣臣異同動多掣肘故功業遠遜漢唐耳

元祐初司馬光無故欲棄河湟幸賴孫路言而止後卒用蘇轍議而不聽游師雄之言棄蘭州米脂等五砦宋人之偏激怯弱不知遠略乃如此哉今天下如川廣雲貴朝廷不惟不享其賦入而且有屯兵助餉之費然使忽然棄之則自生變故矣烏乎可哉

沈括筆談云范文正嘗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誠哉是言

神宗以陳升之平章事謂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如何對曰閩人狡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里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邵雍在天津橋聞杜鵑聲曰天下治地氣自北而南亂地氣自南而北此後南人作相天下多事矣宋有南人不可爲相之論明有浙不入戶閩不入相之規夫天之生才何地蔑有用人者本不必以南北拘但北方風氣剛勁人常厚重南方風氣柔弱

俗易輕釁其大概也考廿一史三代而上南方不入中國版圖無論已漢唐時宏功偉業多出北方宋自神宗以前天下治平大任十九北人明太祖仁宗注意北人楊東里王忠肅亦皆言北人可倚賴古人諒有所見而豈皆偏哉

金以孤軍入汴种師道請遲西師之至待其惰歸殲諸河上李綱誤聽姚平仲之言以爲怯緩使平仲斫營而敗金人長驅上黨种師中上言黏罕已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而不用後黏罕至太原悉破諸縣爲瑣城法困之避暑雲中許翰誤信覘者之言以爲將遁責師中逗撓遂進戰而敗李許豈有心誤國者但以逢掖不知兵動失機宜國事以敗可歎也哉

蘇軾上議曰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悒此亦切中當時談學者之病

陸佃受經於王安石及安石行新法數諫諍之不肯依阿至哲宗時修神宗實錄數與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觀此則何怪乎蔡卞之請重行刊定也

宋自元祐而後分黨攻激此進彼退迭改史文則宋史固難以盡信矣

元祐二年召彭汝礪爲起居舍人時相問新舊之政對曰政無彼此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蓋司馬光德厚而才短志誠而識闇不能以虛明行之所以卒互激遞變而

靡定也。

宋史記載甚濫。文章甚冗。論斷亦無見解。非大刪修。不可成書也。

靖康敵退之後。吳敏等秉政。有八不管之謠云。不管太原。卻管太學。不管防秋。卻管春秋。不管砲石。卻管安石。不管肅王。卻管舒王。不管燕山。卻管聶山。不管河界。卻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卻管陳東。不管二太子。卻管立太子。腐儒之誤國。爲天下所傳笑如此。

方臘將反。召其衆謂曰。吾等起事。旬日之間。萬衆可集。守臣聞之。固將招徠商議。未必申奏。延滯一兩月。江南列郡。可一鼓而下也。朝廷得報。亦未必決策發兵。遷延集議。調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二敵聞之。亦將乘機而入。我但盡江而守。輕徭薄賦。以寬民力。十年之間。終當混一矣。嗚呼。郡縣無權。簿書繁密。往來遲滯。爲奸盜所窺伺如此。治天下者。尙不知變計哉。

高宗初立。李綱請命張所爲河北招撫使。傅亮爲河東經略副使。有能全州復郡者。如唐方鎭使自爲守。以保中原。又言。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又請暫駐南陽。乃還汴都。及高宗不用而南。又請於淮之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以臨之。皆石畫也。高宗愚弱。動輒不用。可慨也哉。

岳飛命牛皐及王貴、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經略東西京、汝、鄭、潁、陳、曹、光、蔡諸郡。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李寶捷於曹州。捷於宛亭。捷於渤海廟。董先、姚政捷於潁昌。劉政捷於中牟。張憲復潁昌、淮甯府。王貴之將楊成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牛皐及傅選捷於京西。捷於黃河上。孟

邦傑復永安軍。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於西京。梁興會大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破金人於垣曲。又捷於沁水。追至孟州之邵原。金張太保、成太保等以所部降。又破金高太尉兵於濟源。喬握堅復趙州。李興捷於河南府。捷於永安軍。梁興在河北取淮、衞二州。大破兀朮軍。斷山東河北金帛馬綱之路。金人大擾。嗚呼。燕雲唾手可取矣。以奸臣敗之。可恨也哉。

李迨具奏曰。臣嘗考劉晏傳。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管榷居其半。今四川榷鹽榷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過於晏所榷多矣。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贍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贍川陝一軍而不足。又如折估及正色米一項。通計二百六十五萬石。止以紹興六年朝廷取會官兵數。計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二百六十五萬石米之理。數內官員一萬一千七員。軍兵五萬七百四十九人。官員之數。比軍兵之數。約計六分之一。軍兵請給錢。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一。是冗濫在官不在兵也。夫後世官冗權分。坐糜廩祿。凡職皆然。不獨兵官也。至有明知其弊而恐庸才候選之人怨望。遂不敢議裁。何爲也哉。

鄧肅言。外夷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繁故遲。嗚呼。此宋。明之所以削也。

虞允文爲相。籍人才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材館錄。眞宰相事也。

辛棄疾有宋一代奇偉之士也。何物王藺沮其功業。然其初乃歷城人。爲耿京掌書記。耿京者。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者也。宋時中原豪傑之大起也有三。

宋始南渡。一也。金王亮死。二也。元人困金。三也。此種人。不惟忠義懍然。其才略必皆有大過人者。宋室君臣。不能接濟。胥以淪亡。宋之負中原豪傑甚矣。

宋末。襄陽人有張惟孝者。襄亂後卜居江陵。至沙市。衆舟大集。不可涉。頃有義冠張蓋。從者數十。則宣撫姚希得之弟也。令曰。敢有爭岸者投水中。惟孝睥倪良久。提劍驅左右而出。舉白旗以麾。令衆船登岸。毋敢亂次。幹官鍾蓽英見而異之。以告唐舜甲。舜甲曰。吾故人也。具言惟孝生平。蓽英謂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蓽英道希得羅致之。宴仲宣樓。蓽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希得大喜。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侯紓一時之難。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危甚。於是擊鼓燿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趨淮甸。後不知所終。如此奇人。千載下聞之。令人悲歌歎想。宋以小朝廷不能用之。惜哉。

余玠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卽戎。卽指之爲蠹人。斥之爲嗜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宋、明氣習皆如此。欲不孱而亡。得乎。朱子曰。去同甫事功。始可入道。范希文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事於兵。嗚呼。天下氣習之靡。誰實倡之哉。

衡州有靈祠。吏民夙所畏事。胡穎至。徹之作來詥堂。奉母居之。嘗語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

室察影響咸無有允恭曰以爲無則無矣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穎甚善其言眞最上理也朱熹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册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力著書夫謂聖賢之道寄於經書未嘗不是然遂以註經爲得道統則葉公之畫龍也曷不觀聖門之言道傳一則曰文不在茲乎一則曰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俱指禮樂法度而言乎曷不竭力於此求之陳淳往見朱熹陳其所得熹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耳是上達而後下學也毋乃非聖人之學教耶

陳亮蓋世奇才也中興諸論字字石畫乃不惟舉朝迂儒以爲狂怪天亦促其年宋之日頹豈氣數使然耶

江南初平汰李氏時所度僧十減六七胡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爲盜悉黥爲兵亦一策也

石介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蠹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卓識哉

尹源在仁宗時作唐說及敍兵十篇上之其唐說略云弱唐者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其敍兵略云唐自中世以來凡有征伐皆假諸侯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禁軍不過爲聲援而已故所至有功今患藩鎭之強兵俱萃於京師雖濱塞大郡籍兵不踰數千每歲防秋則戍以禁兵將帥任輕而事分軍事往往中御此可施於無事時苟外人侵軼未必能取勝也何則兵至於外則勇主於內則驕勇生於勞驕生於逸故唐失於諸侯之不治非夫於外兵之彊故有驕將罕有驕兵今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

以應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不聞有驕將。宜稍革舊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以備戰。使內兵爲聲援。重邊將之任。使得專一方之事。斯獲近利而亡後患。此言切中當時之弊。夫京師兵重。固強幹弱枝之意。然有事必發京軍。遠則不及。數則自餽。豈善策哉。而況以輕將而馭驕兵。安能奏指臂之功耶。

李全、張林等南歸。山東已爲宋有。大豪傑幹旋之中原可圖也。乃以庸才如賈涉許國者駕馭之。烏能制虎狼之命哉。徒招亂耳。

閱史郄視卷四

遼太祖選三萬騎以攻幽州。后述律氏指帳前樹曰。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述律氏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耳。吾以三千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而歸我矣。夫三代之師。誅暴而安民。卽漢、唐、宋之與。亦爭城爭野。兵相殺戮耳。斷不肯殺民也。而遼人乃建此策。不仁哉。然使如周之封建。漢之重郡縣。處處皆兵。人人習戰。則此策亦安能行哉。孟子曰。仁者無敵。蓋必仁者而始無術以敵之也。

遼累世子孫。自相屠戮。金太宗子孫。爲海陵所殺。無噍類。阿魯補以罪殺。撻懶以逆圖被殺。及其二子。兀朮子孫亦爲海陵所誅。幹離不二子京、文以謀反誅。黏罕孫秉德。其海陵弒熙宗。後海陵忌而殺之。遂盡殺黏罕子孫三十餘人。皆所謂以殺啓殺也。開國君臣何爲而不行仁耶。

金南渡後。至以二十五人爲謀克。四謀克爲猛安。除旗鼓司火頭五人。任戰者只十八人。不足成隊伍。但務存其名而已。每下令簽軍。民家丁男或盡取無遺。號泣盈於道路。又盡籍山東、河間、大名猛安人爲兵。老弱城守。壯者捍禦。貞祐時。任子爲監當者。赴吏部選。宰執命取爲監軍官。元光末。備潼關、黃河、又簽軍。自見居官外。無文武大小職事官皆充軍。憤惋哀號。卒不能行。嗟乎。弊之潰亂至此。得不亡哉。

金史曰。金初入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曠閒。遺黎惴惴。何求不獲。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產。倣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弊政紛紜。度支日匱乎。此言甚善。予嘗謂顏

習齋先生曰井田必於開創行之蓋謂斯也

金刷官田與女直其實皆民田也如長城燕子城之類乃秦漢以來名稱民業之不計其年矣盡指以爲官田而奪之可哉

种師道曰女直不知兵豈有孤軍千里深入而能善其歸者豈知郭藥師降金而從宗望南侵也盡以宋事虛實告之能逆測其不競也乎嗚呼宋以堂堂天下爲叛臣所料如此一時君臣士大夫千載而下有愧顏矣

自古成功之士史但記其得耳其失多不載如吳玠吳璘等敗衂不見於宋史者金史書之兀朮道敗衂不見於金史者宋史書之使非互考安得而知之哉然一勝一負兵家之常爲將終身亦難以處處皆勝也但當論其成耳

宣宗遷汴言者謂河朔受兵羣盜並起宜嚴河禁以備不虞凡自北來而無公憑者勿聽渡時河朔汾晉凶荒饑甚又禁河南粟麥不許渡河以至山東燕晉萬里榛莽眞斯民之阨運也哉

錢牧齋嚮言曰金南渡之後爲宰執者上下同風以苟安目前爲樂每北兵壓境君臣相對泣下已而敵少退解嚴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矣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用人必擇無鋒鋩輭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正人君子多不得用雖用亦未久而遽退近侍諂諛成風每奏四方災異民間病苦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有人曰今日恐心困後日大心困矣臨時不肯分明可否相習低言緩語互推讓號養

相體。宣宗嘗責丞相僕散七斤。近來朝廷紀綱安在。七斤退謂郎官。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曾使紀綱見我。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嗚呼。金源之君臣。崛起海上。滅遼破宋。如毒火之燎原。及其衰也。乃化而爲弱主諛臣。低眉拱手。坐而待其覆亡矣。噫。

錢牧齋嚮言曰。元人進金史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吭。此燕都防患之明驗也。梁乾德二年。晉主李存勗命周德威出飛狐。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於易水。圍涿州。降之。進克瓦橋關。拔順、薊州。命李嗣源攻山後武、儒諸州。皆下之。德威逼幽州。拔平、營、瀛、鄚州。遂入燕。執劉守光父子以歸。此出紫荊攻燕之一也。紫荊關北口浮圖峪。爲飛狐之地。晉都太原。故由紫荊出師。與眞定、定州之軍。會於易水。既取山後及燕東、西諸州。則燕京勢孤不能立矣。同光三年。阿保機入寇。敗周德威兵於新州。西出居庸關。圍幽州。唐主遣李嗣源救之。遼人遁走。宣和四年。金主分道進兵。至居庸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阿骨打入燕。遼太后自古北趨天德。此出居庸關攻燕之二也。嘉定四年。蒙古鐵木眞攻克宣府。至懷來。金兵保居庸。不能入。乃留兵拒守。而自以大兵趨紫荊口。敗金兵於五回嶺。拔易、涿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攻居庸。破之。出古北。與外兵合。蒙古主留兵屯燕城北。乃分軍爲三。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洺、磁、相、衞、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於平陽、太原之閒。左軍遵海而東。破濼、薊大掠於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中軍。與子拖雷破雄、鄚、清、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諸郡。此出紫荊攻燕之三也。宣德卽宣府。紫荊旁口。今五虎嶺卽五回嶺。元人敗金兵之處。西北之山東起。醫無閭。西接太行。其爲

要害之關曰紫荊、居庸、倒馬。居庸巖險易守。倒馬去燕稍遠。紫荊則夷於居庸。而近於倒馬。金人知守居庸。不知扼紫荊。非失計耶。元之分軍也。河北、山西、山東皆被兵。數千里之間。殺僇殆盡。金帛子女畜產。皆席卷去。長淮以北。惟眞定、大名與山東青、兗以南尙存。燕都終不下。責犒師以和。出居庸。取所虜子女數十萬坑之而去。金乘閒遷汴。元復圍燕都。又不下。明年。乃破燕。元兵初抵燕京。乃守而不攻。三道抄寇者。非直貪利。蓋以孤燕也。諸郡不守。燕不攻自破。卽遼人剝樹皮之策也。嗚呼慘哉。

元之信異端也。帝師天師倍極尊崇。至文宗立皇后。詔天下受佛戒於帝師。且詈僧者戡其舌。毆僧者斷其腕。事佛之謹如此。而揭竿稱首者。則白蓮會燒香惑衆。言彌勒下生之韓山童也。至芝麻李等。亦以燒香聚衆而起。佛之福利安在哉。

元法攻城邑以矢石相加者。城下盡屠之。其攻燕也。三道殺掠。復殺所掠去數十萬人於居庸關下。使非有耶律楚材之言。則眞將悉殺漢人。空其地以牧馬乎。世祖旣平中原。黷武嗜殺終無窮極。豈天心之不仁耶。抑中原之惡積貫盈而假手於元耶。

元世祖嗜殺黷貨。謗聖輕儒。崇佛道。任奸回。穢政種種。史多諱而不書。蓋佞史也。王禕等漫無訂正。何以示信於後哉。

憲宗在蜀。郝經上議曰。國家開統以來。垂五十年。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剪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嗟乎。漢五年而成帝業。唐六年而平四海。元自起兵以至滅宋。七十餘年。

無日不肆屠殺。慘哉。此時之乾坤氣象。奚似耶。郝經曰。幷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可謂知兵者矣。

元世祖總統東師。有得宋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下諸將議。郝經獻議曰。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有荆襄。有淮甸。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卽幷兵大出。摧拉荆郢。橫潰湘潭。以成掎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幷取荆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鍾離、合肥之間。掇拾湖濼。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於蘄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疏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抉長江之襟帶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亙。蹈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全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遲以歲月。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如是則未來之勢變可弭。已然之失可救也。其後南下。多用經策。此後世守江攻江者之大榜樣也。然宋之奏議。不能密秘。爲敵國所得。遂倒其柄而擊之。亦後車之鑒哉。

元漕東西以供燕京。運河溢溢。轉輸靡費。用朱清、張瑄議。建海漕。初年四萬六千餘石。後乃至三百萬。終

元之世賴之。至正之季。徵海運於江、浙。張士誠輸粟方谷眞。具舟輸十一萬石於京師。歲以爲常。其後浙運不至。陳有定自閩輸數十萬。京師民始再活。明初海陸兼運。既而濬元會通河。遂罷海運。萬歷中、運河漸梗。王宗沐建議曰。唐都秦。右據岷涼。左通陝渭。有險則天寶。與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都梁。背負大河。面接淮、泗。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國家都燕。北有居庸、醫無閭以爲城。南有大海以爲池。天造地設。山環水衛。而自塞其利者何也。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置海漕而專力於河。一夫大呼。萬檣皆停。腰脊咽喉之譬。先臣邱濬之諄復者。不可不慮也。富人之造宅也。旁啓門焉。中堂有客。則肴核可自旁入也。憂河之梗。而又難於通海。則計將安出哉。

說郛云。古今戶口。登耗不同。大抵易代之初。常耗而承平日久則登。禹分九州時。民戶（冊府元龜戶字作口）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民口三千九百二十二萬。（冊府元龜無此句）周公相成王時。民戶（冊府元龜戶字作口）一千三百七十一（冊府元龜一字無）萬四千九百二十三。（冊府元龜作三十二）民口四千九百二十三萬二千一百五十一。（冊府元龜無此句）春秋時。民口一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七千冊府元龜作一千九百三十三）漢平帝時。（冊府元龜作元帝）民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冊府元龜無六十二三字）民口五千（五千冊府元龜作一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之極盛也。光武之興。民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冊府元龜九千二字）六百三十四。民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桓帝時。民戶一千六百七十萬。（七十萬冊府元龜作七萬七千）九百六。民口五千六萬。（六萬冊府元龜作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至三國鼎立之時。通計戶一百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晉武平吳。

天下戶（冊府元龜多二千二字）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至隋大業一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冊府元龜無九百二字）五十六至唐永徽中戶三百八十萬天寶中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冊府元龜作戶八百三十四萬八千三百九十五）口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冊府元龜作口四千五百三十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二）此唐之極盛也至大歷中戶纔一百三十萬此古今最耗者宋太祖定天下戶三百九萬五百四至眞宗時戶七百四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宋史眞宗大中祥符七年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二百五十四（宋史作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神宗時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徽宗宣和中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此宋之極盛也元混一之初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至其末年口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此元之極盛也明自洪武至嘉靖中戶九百三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口五千八百五十五萬七千七百三十八亦可謂盛矣然明制軍匠等戶不分析民戶之入籍者十漏五六不知漢唐時又何如也張文升曰通觀歷代雖處極盛口不滿六千萬以下農夫計之不過千萬家耳而天下之田以方里而九頃計之千里卽九百萬頃矣縱除山川城邑約可得五百萬頃禹貢云天下之爲千里者九何分田制祿之不可行乎然今天下常苦人多而田少者必荒蕪者多也獨不觀之雍豫齊蜀乎可慨也夫但歷代戶口之數未必甚清嗚呼安得天下之戶口土田眞清册而籌之也

史記一代政事之治亂人才之消長爲後世鑒耳廿一史之無關係而可削者甚多至宋以後更爲繁雜如元史志表列傳瑣屑冗濫何其漫無所裁耶聖人刪詩書而況後世之文與事哉可刪者多矣

閱史郄視續卷一

明太祖謂羣臣曰朕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非淫卽貪奢侈者溺剽賊者鬬朕始有救民之心當時張士誠恃財陳友諒恃兵朕獨無恃恃不殺人布信義守勤儉而已又恃卿等同心共濟其時二寇相持人有言士誠切近勸朕先擊之擊友諒士誠必乘後朕謂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擊友諒士誠必不能援擊士誠友諒空國來矣此朕所以取二寇之先後也二寇旣除或勸朕盪平羣盜乃取元都或欲直趨元都兼取隴蜀皆未合朕意夫先聲旣震幽薊自傾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且朕親至大梁止潼關之兵者張思道、李思齊、擴廓帖木兒三人皆百戰之餘未必遽降是以出不意反旆北行元都旣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以故不勞而克然擴廓帖木兒猶能力戰相拒嚮令未平元都先與角力彼人望未絕勝負未可知矣明祖料敵之明如此而能禁殺掠用賢才此所以布衣崛起直繼漢高而稱英主也太祖諭諸將校曰朕昔下金華有館卒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兵有乎皆安在將舉佩囊片紙指名曰在此矣及天下亂以農夫市人戰汝等娛樂不練士有急安使元兵最強而將亡時乃亦如此有國家者練兵可不急哉

太祖御製資世通訓曰士不識時務者聽世俗之諛譽咬文嚼字以妨後學詢及行事茫然矣徒高談而闊論若是則君安用之夫太祖之論士是矣乃卒以帖括取士非咬文嚼字而何何乃自背其言也

岢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教諭張恆以給繇見。上問民間所苦。皆對曰不知也。而非職事。上曰學官卽勤教。豈有不與人接者。朔望休暇。四時節序。朋友往來。民情世務。當亦談及。夫其所學皆聖賢之道。固將用之。君雖不問。猶且陳焉。概云不知。何者爲教。何以用之將來。其竄之極邊。榜諭於天下。攷自洪武二年。令天下皆立學。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夫六藝之學。正在民情世務用功。非僅習其文也。吳、張二人。概云不知。其見罪也宜哉。但太祖言朔望節序。民情世務。亦當談及。是終以誦讀爲正學。而經濟爲兼學也。亦明昧參半矣。蓋太祖本可與言聖賢之學。但爲前人詞章所溺。而當時無明聖道之儒者以告之。所以志與實學而不能就。遂使一代學教。終不出文墨故轍也。可慨也夫。

太祖定金陵後。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爲戶。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太祖此法甚善。不惟開創當行。守成亦當行之。今之鄉兵。亦此法之餘意也。

山西訓導葉居升上言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三事。切中洪武開國之病。乃不見用。而反逮問死獄中。何哉。夫以太祖之英明。而獨不能虛心受諫。甚可惜也。

解大紳。洪武中大庖西上封事云。治歷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甚屬無

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歷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顏習齋先生嘗言治歷本以敬授民時今與民時國政無與矣呂氏月令或古歷什一之存者意正與紳論同

建文元年燕王起兵上日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方孝孺書事詩曰風輭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欄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嗚呼以太祖之英武一傳而爲讀書論文之君臣矣至所謂討論周官法度者方且拘文牽義更張於瑣屑之務而所謂大經大略者不知也然則永樂豈能亡之哉自亡耳

永樂以臣篡君罪無可逭然實天開英武繼太祖以定一代國運不然如建文君臣迂腐之行不一二世而卽削弱靡潰矣欲三百年金甌天下得乎

仁宗諭楊士奇曰近覺羣臣助我也或快意行事退思方悔外間已進言人主省過受諫如此幾於聖賢矣

洪熙宣德之治也以三楊天順之治也以李賢王翺馬昂宏治之治也以劉健劉大夏孟子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豈不信哉

正統初張太皇太后一日坐便殿召張輔三楊入怒責王振罪女官刃如頸已而釋之乃三楊不能乘此時明太祖制度嚴逐殛戮卒致土木之變而一代閹寺弄權始於此矣夫大臣於國家事成敗禍福必宜

爲百世之計。而以身任之。豈可浮沈其間。而貽昔人遵養時晦之譏哉。韓琦之處任守忠。善矣。

李夢陽曰。夏蹇經綸悃愊。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熙績臺省。坐臻太平。所謂代天之相也。英廟之遇文達。密盡顯斷。萬幾精叅。局體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覃縣、封邱、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事海蕩。帷幄佞幸。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愊。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耶。委任權力殊耶。宏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一變矣。雖形存罔暴。義存矯直。亦運數然也。觀北地此言。宏治以前大臣氣象。歷歷可想。至正德而後替矣。

劉文靖傳曰。宏治以前士攻舉業。仕精法律。勤職事。鮮有博覽詞賦。閒有之。衆皆慕說。必得美除。孝宗在宥。朝政有常。冠佩委蛇。士各奮與。健獨教人看經窮理。李東陽以詩文氣節。援引名流。健處之若不知者。吳寬文學著名。謝遷欲健薦之同相。健外示唯唯而已。強之。則曰。待公柄事。與之同升。何景明年少有文。兼健同鄉。人謂得選翰林無疑。健獨嫌景明福薄也。夫明之初也。三物之學士。雖失於初服。而入仕以後。精法律。勤職事。猶然實業也。至宏治而後。士競以文墨相高。分門別戶。評古彈今。甚至棄職掌而專事浮靡。而國事日壞。淪胥以亡矣。東陽輩烏得辭其責哉。劉文靖所見。蓋加於諸公一等矣。嗟乎。此明代盛衰之一大關也。

正德時。崔銑與羅玘論一時大臣孰堪內閣。玘曰。能割頸者斯可矣。銑曰。執當之。玘曰。若求其次。其傅邦

瑞乎。夫宰臣以休休有容爲主。不專以剛烈見長也。崔、羅二公之言。蓋慨正德朝宰執多依違羣小。國政濁亂。故思生死不渝者以主持之。所謂救時之論也。

王陽明寄楊邃庵書曰。身任天下之禍者。然後能攬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而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此書乃陽明一生之作用也。

隆慶二年。大學士張居正上言。天下事慮之在詳。行之在力。謀之在衆。斷之在獨。今朝廷之間。一事也。而甲是乙非。一人也。而朝由暮跖。前後毀譽。自爲矛盾。臣謂無全利無全害者。事之形。有所長有所短者。人之才。權衡斟酌。委任責成者。君之道。今也。未熟計而以人言行。終也。靡定持又以人言罷。加以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蜚語流傳。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譴張。虛曠歲時。成功難覩。語云。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最當今大患也。伏望皇上審事於初。既行以斷。愼人於始。既任以專。一切章奏。敕部院衙門。務從明簡。以仰體省事尚實之意。是謂省議論。比者上下姑息。百事委徇。摸棱而曰調停。遷就而曰善處。驟然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務爲操切者也。夫徇情順情。名同實異。振作操切。事近用殊。伏祈皇上握憲貞度。不執乎私情。毋紛於浮議。是謂振紀綱。邇者天子號令。概從怠玩。伏望敕下部院諸臣。奉旨事務。數日之內。即行題覆。若其了然易見。不用撫按議處者。便據理剖分。有合行議勘問奏者。酌緩急遠近。嚴與爲期。註銷

稽久以違制論是爲重詔令今也稱人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人事不必更考其成績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魯少文以無用見譏大言無當以虛聲叨譽士大夫務爲聲稱舍其職事而思出位建白條陳累牘連篇覈其本業名實茫然臣願敕下吏部用舍進退一準功實是謂覈名實皇上即位元年蠲賦一半國用邊費遂見蕭然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切權宜之計民災傷而不能賑兩廣軍兵供餉不支臣謂民貧財盡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當一切停罷仍敕吏部愼選良牧上考必其端潔慈祥者雖有才局止與中考貪汚顯著者令所坐贓輸邊自納以爲固圉一助又今風俗侈靡服舍無限豪強兼幷賦役不均奸徒欺公侵損冒破錢穀漫無稽實吏胥因而滋奸此皆耗財妨政之大者若敕下戶部講求隄防之術何必索之勞苦之民自憊國家之元氣乎是爲固邦本今事可慮者莫重邊兵不患少也患弱若按籍征求清查影占募補訓練何患無兵食不患不足也患耗損無用不急之費幷其財力以撫戰士何患無財將不患不得人也患無以鼓舞之懸之重賞寬以文法何患無將至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守墩堡令民耕收時簡精銳擣其空虛則目前之計也是爲飭武備江陵作用大略見於此疏眞救時之相也然明季衰敗之故觀此疏所陳弊端亦可想而知矣

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又云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又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明自萬歷以後朝中氣象酷似此而殆甚焉文墨之士自以爲是自以爲忠負氣而爭鼓舌而辯呼朋引類號呼喧闐各不相下使聽之者

迷。當之者瞶而國是因之日亂矣。至今世呼生員曰雀嘴。又諺曰。秀才造反三年不剃。謂其聚聒而無實用也。前哲云。愚儒譾談。多誦古先之書。蓋書生之好浮議。自古以爲歎矣。

吳寬當時號吳痘子。世人多傳其迂腐事。今人概以書痘子指目讀書之士。蓋徒誦讀而不通世務。誠爲世所詬病也。

倪元璐曰。自神祖中葉以來。三四十年間。朝廷之局凡三變。其始天子靜攝。聽臣工羣類之自戰。而不爲之理。所謂鼠鬬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其血玄黃。時勝時敗。其既閣寺擅權。宵人處必勝之地。正人亦戢心搏志。而甘處不勝。不敢復言戰。宵人亦不曰戰。直曰禽賊之耳。然其時正人雖嬰禍患。其心益喜。曰。吾君子也。其後魁柄已振。百爾臣工。皆怵然不敢窮戰。而陰制以謀。故其時氣戰者敗。謀戰者勝。謀陽者敗。謀陰者勝。凡明主所箝鍵以繩貪人者。宵人皆借之以穿正人。其正人既禍敗。卽無可自解。曰。吾君子。其宵人亦不靳歸名君子。而但使其無救於禍敗。夫宵人閣寺。無可言矣。而一時號爲君子者。亦多不爲國家計慮久遠。結黨負氣。嘵嘵爭辯。甚至自相攻擊。而國是日潰。大廈不支矣。謂之何哉。

神廟末年。高攀龍、馮從吾等講學京師。或邀鹿善繼往。既而善繼聞不言朝政。不談職掌。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爲無用之學。聖賢爲無用之人矣。遂不往。鹿公之見卓矣哉。

文詞與世道相爲盛衰。世道盛則文詞衰。文詞盛則世道衰。唐初文陋。而盛於韓、柳。宋初文陋。而盛於蘇、王。明初文陋。而盛於何、李。歸、唐其陋也。世道皆盛。其盛也。世道漸衰。譬之治家。然祖宗勤儉創業。耕田鑿

井。日不暇給。烏覩所謂一觴一詠。咬文嚼字者乎。一觴一咏。咬文嚼字而已者。衰其至矣。

高岱論明代法詳之弊曰。事有宜密。雖腹心不得聞也。而必須關白。人有可用。雖將相不爲過也。而必循資格。錢穀出納。有足以利民者。專之可也。而憚於稽考之嚴。刑獄重輕。有當以情處者。遂之可也。而涉於出入之議。賊仗未具。知其爲盜而不敢誅也。符牒未下。知其爲奸而不敢捕也。機當速應。固之者有留難之虞。勢宜有待。促之者有遷延之譴。一金之費。千歷諸司。一令之行。偏咨羣長。甲可乙否。此從彼違。圖政理之志輕。而稽簿書之念重。敷治化之日少。而辦文移之日多。少有蕩軼。則下以廢法而訐其非。上以悖法而重其譴。故君子不敢爲善。殆甚於小人不敢爲惡矣。三代而下。惟漢爲禁網疏闊。故汲黯得以矯制而發倉粟。陳湯得以便宜而斬郅支。然當時不聞以法疏而多弊也。秦制日更。而奸愈滋。隋令日下。而亂益甚。法亦何以詳爲貴乎。明興之初。雖國用重典。而人以意通。故功要其成。事觀其利。不肖者以詳而懼。賢者不以詳而阻也。而何至如今日瑣瑣之甚乎。有味乎其言之也。蓋上古法寬。後世法密。盛世法寬。衰世法密。有識者其知之矣。

何喬遠名山藏曰。承平日久。士大夫談兵事所以弱。皆曰。將非人也。士弗厲也。器弗精也。私門役使之也。朝廷以供士木之役也。而非其本也。夫今日之武將。非賄中官權門。不得也。文臣與之處。必厚贈遺酬謝焉。抑而不敢聲。若無口者也。甲冑弱於縷綉。靳韘肥於屨絇。而將氣已喪也。夫以是得居其官也。而又欲肥其家也。舍士卒之外。何人可朘削。士飢寒也。老弱也。而後法不行矣。法不行則技不精。勇伍不充實。武

吏不得而振之。文吏亦安得而問之也。予平居聞督撫吮嚙武將者十六七。猶云時平自怠棄至於國家有事猶然。軍事之成敗。疆土之存亡。不寘念也。嗚呼。弊乃至此乎。甚矣文武之不可分也。

明初令商輸粟於邊。官給鹽與引。貨買以酬其勞。名曰開中。商賈自出財力。招游民就塞下墾荒種藝。自爲保伍。塞下之人。其勤者亦力耕歲收。以待貿易。邊備充足。至宏治中。戶部尚書葉淇奏請折色。而邊儲大困矣。無識之人。壞朝廷事如此。

明初令民養種馬。課駒。後民苦之。萬歷初。張江陵當國。盡賣種馬。納價太僕。太僕出價買騸馬。而寄養於馬戶。一時馬價充牣。而論者以爲變祖宗法。萬一有警。調發必闕。夫民間養馬。不論如何行之。皆不甚便。古人騂牝三千。思馬斯臧之詠。悉官養之。吳之非子。唐之王毛仲。非明徵乎。若於邊荒宜牧場。而以官領其事。歲課孳息。復佐以蕃人易茶之馬。國何憂無馬。而亦何必寄養於民乎。且也復三物取士之法。而以騎射當古之御。則士之養馬者多矣。寓兵於農。則民之養馬者多矣。此又不求天下之馬蕃庶而馬自蕃庶之道也。中國亦何至鰓鰓焉以馬少爲虞哉。

錦衣衛鎮撫司專主詰問。奉旨對簿之人。兼得緝訪輦轂下奸私。名曰天子詔獄。歲上功兵部。捕獲多者爲右職。至有起身小校。超階勳臣。是以每每陰陽上意。影響人罪。以邀爵秩。囚不勝搒掠。延喘甘承。且訪捕所及。家貲若洗。甚至幷其同室之有。席捲以去。故京師被訪之家。稱爲剗言若剗刮無餘然者。威挾於近貴也。夫刑獄有司寇專之矣。又有三法司會審矣。鎮撫司胡爲者。或眞弊政也。

明之廷杖．甚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也．賢人君子．必多高蹈而不仕者矣．

閱史郄視五卷。吾宗蠡吾恕谷先生則古昔經世務之所爲作也。其於諸史中衆人囂囂置論不休者。都不濫及。而獨措思於其要者切者。若兵農諸大政。尤三致意焉。其憂深。其識遠。其旨約。其言文。有天下者舉斯編而措之。以比隆前古之盛。有餘裕矣。自來汗牛充棟。羣言滿家。無足復陳也。石門吳先生亟稱以爲有用之學。君子之言信而有徵矣。愚受讀浹旬。洋洋乎涉之。而見其廣且深。津津乎味之。而覺其多且旨也。敬識簡端。以勸當世之得讀是書者。德州愚弟孫勷敬書。

余每謂天下無無用之學。其學而無用者。惟佛、老二氏。與帖括秀才而已。蓋空談性命。則必以事功爲粗迹。高語文章。則必以綜理爲瑣務。自古及今。宇宙河決魚爛。皆坐此病。今讀恕谷先生所著閱史郄視五卷。實獲我心。苟欲澄敍官方振興士類。以此書爲正鵠可也。石門弟吳涵謹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閱史郄視

附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著者 李堉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嚴